

都市 ● 情缘 ● 小说 ● 系列



ZAO SHU * ZAO SHU

早熟



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花季少女这样过早的成熟？是失和的家庭，是母亲终日不绝的怨天怨地的骂声，是姐妹之间的你争我抢的绝情？于是，渴望家庭温暖的少女步入歧途……

社 / 版 / 出 / 文 / 华

2

都市情缘小说系列
(台湾)郭良蕙/著

早 熟

华
文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熟/郭良蕙著.-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9.1
(都市情缘小说系列)

ISBN 7-5075-0791-2

I. 早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8848 号
(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01-98-0397)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电话:(010)63096781 (010)66063891

新华书店经销

科普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625 印张 17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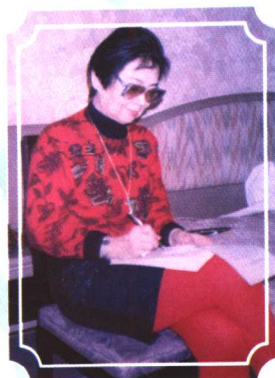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0001—6000 册

定价:14.00 元

都市情缘小说系列

人间情缘是部书，古今中外谁未读。
不识其中真善美，聪明定被糊涂误。

——
方舟



作家剪影

《都市情缘小说系列》，系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的小说精品集。郭良蕙自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银梦》以来，到目前已经出版了几十部小说和散文作品，在读者中具有极大影响。曾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作家。她的小说不但艺术风格独特，情节曲折感人，而且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，并富有浓郁的抒情色彩。笔触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。读来韵味绵长，令人陶醉。



1

陆稚白常常怪妈妈的耳朵怎么那样灵？尽管她推车的动作很轻，妈仍然会扯着喉咙喊：

“放着路不走，一定要踩草地？稚白！”

听声音，妈正坐在客厅里，落地窗的窗帘已因天黑胡乱拉上了，稚白知道妈妈不可能扒在窗帘缝里监视她，她更知道妈妈的眼睛没有透视作用，因此她顶了一句：

“谁踩草地了？”实际上她正以草地作为捷径，把车推到房后面的廊下去。

由妈没有再断定她的过失，证明客厅有客人，而且是熟客人，妈才不顾全礼貌，这么大喊。除了动不动就大喊以外，稚白对妈还有一点不能忍受，太喜欢跟在你后面指指点点的啰嗦。稚白的二姊锦白便常埋怨：“妈鸡蛋里挑骨头。”稚白则认为妈是肉里挑骨头。也许锦白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像鸡蛋里找不出骨头一样无懈可击，但稚白所作所为永远像排骨肉，在妈眼里露出遮掩不住的把柄。现在，稚白胡乱把车一放，如果被妈看见准要挨骂：“车这么胡乱一放就算啦？下雨淋湿怎么办？”即使满天星斗，也非逼她重新放好不可。倘若开口分辩，妈便会搬出老套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！”说着便由天上的风云感叹起自身的祸福来了。

过去，稚白常和妈顶嘴，这两年已长大许多，对于妈多少培养出一点容忍的精神。不过人的容忍力是有限的，稚白有时也会由自身的感觉而同情爸爸。在爸爸变心以前，妈就这样爱啰嗦。爸爸很沉默，无论妈说什么，都不辩驳，稚白以为这是爸爸的性格，不料爸爸把一切不



满都堆积在心里,抓住一次报复的机会,使妈痛苦终身。

还是爸爸厉害。今天的英文课堂上,老师还提过一句:“BARKING DOG IS NO BITE”,用来形容爸爸固然不妥,好在是引用成语。同时稚白对爸爸也没有那样尊重,怪他自己行为不令她尊重。

妈则不然了,向来雷声大,雨点小。妈口头恶毒,行为慈悲。不过只以爸爸这一件事看,稚白觉得妈不是慈悲,而是无能。

稚白站着喘了口气,掏出小手绢擦擦额头,十月天还这么热,怪事!当然与骑车太快也有关系。可能要下雨。稚白走了两步,又不得已地转回身,把车子往里推了推,这时她倒没有顾虑挨骂问题,而是推车总比擦车省力。不料这一推用力过猛,车斜倒在另一辆车上,于是两辆车同时倒在地上,钢架、车轮,尤其那要命的车铃,造出多少声音。那边又是一阵扯喉咙喊叫:

“稚白!这个死丫头毛手毛脚,总是闯祸!”

稚白把车扶起来,气愤地向锦白那辆车啐了一口。车在并不表示锦白在,一定和那个姓陈的小侨生看周末电影去了。小侨生矮小瘦黑,稚白看不上眼,但是锦白喜欢他,喜欢他富有,有橡胶园,喜欢他能够解救自己离开这个家。

只要能离开家就好的,不富也没有关系。稚白的大姐韵白便嫁给一个毫无积蓄的小职员,结婚时预支了好几个月的薪水,稚白偶尔去看看韵白,觉得那种生活虽然太穷困,但胜过留在这只有吵闹而毫无温暖的家里。

家里仍然没有温暖的气息,爸爸照例不在,妈只会哇哇的乱吼人,但是这时的家并不吵闹,妈为了省电,人不



在房里不许开灯。稚白对这所住宅幸而熟悉,否则院深房大真有点恐怖,从记事起便住在这里,哪一步该跨沟,哪一步该迈台阶,全出于下意识的动作。

稚白猜测得果然不错,妈正和邱妈妈谈天。邱妈妈的丈夫是一条商船的船长,经常在海外。邱妈妈钞票多,孩子少,不是职业妇女,每天的时间总需要打发掉。远亲不如近邻,几个太太凑起变成一个共进退的小团体,打打麻将,看看电影,轮流聚聚餐,虽然都是一把年纪,但在在一起时像学生一样热闹有趣。

邱妈妈是三年前才搬到隔壁的,最初妈并没有和她来往。妈那时很少出去,只家里就够她忙的,和以前住的那家更没有来往。妈常埋怨:“我这一生受害就受在这群孩子身上了。”妈虽然啰嗦,却不喜欢社交,爸爸也没有给她社交的机会。爸爸为人就这么一板一眼的,工作靠他的才干,不靠应酬交际。稚白记事的时候,爸爸是个报社的总编辑,后来获得升迁,到台南当社长去了。那时稚白正在小学六年级被恶性补习弄得昏头胀脑的,根本没有注意到爸爸升迁的事,只听别人向妈恭喜,妈不也很得意。有人问她搬不搬到台南,她还不在意地说:“我才懒得搬呢!搬个家多麻烦!”妈有好多不搬的理由:涛然是个书呆子,什么也不管,我可舍不得这个家,只这二百坪的院子哪里去找?等到爸爸变心以后,妈便迁怒于家中的每一分子:都是你们!如果不为着你们,我随你爸爸到台南去住,他也不会被那个狐狸精迷住。骂就骂吧!连处处拔尖的二姐也不说话,大家都知道妈的心情不好。

上梁不正下梁歪,妈的心情不好影响大家的心情都不好。这句话也许言之过重,别人她不了解,但稚白自己



的心情确实有时够坏的,和妈一样阴晴不定。三年初中混过去了,想想看:这个家庭,这种心情,再怎么也培养不出用功的学生,自然这种牢骚不能让妈知道,否则又会拿秀白和丽白作例子。秀白死笨!用功啃书本也没有用。丽白还不是老师逼的,小学本来就是填鸭教育。

为什么当初不搬到台南呢?听说南部的学校功课程度比台北低,读起来比较省力。而妈竟拿她们升学问题作为爸爸变心的借口,实在毫无道理。这种话不能直接对妈表明,只要说出口就等于揭妈的疮疤,会挨打。在这个姊妹众多的家庭里,稚白虽不受宠,但也不是受气包。妈最爱打人,五个手指头好硬,像铁板一样,而且下手时没头没脸的。爸爸平时沉默成性,但看到妈打人,但会慢条斯理地说:别打头,打头伤脑会打笨。妈才不管那一套呢!上了肝火什么也顾不得,老四秀白大概就是给打笨的。秀白真变成了妈的出气筒,可怜的秀白挨打时没有人说公道话了,爸爸总不在家,就是因为爸爸变心妈的心情才不好的,不打打人干什么?老么声白是她的命根子,即使闯了祸也可以平安无事,其余的五个都靠不住,大姐去年结婚以前还挨过巴掌呢!稚白亲眼看见的,躲得远远的偷看,以免受到波及。大姐比她大九岁,去年二十四,只凭挨巴掌也要早早逃出这里。

稚白已经不止一次有过逃家的心意了,然而家虽不好,除此又别无去处。要结婚,十六岁的新娘太年轻,而且还没有找到人。要自立,没有学历及工作能力。无可奈何,她只有恨时间太慢,什么“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”,狗屁成语。如果让她论时间,她一定改成“光阴似牛步,日月如龟爬”。她虽然有此高论,但毕竟不敢写在周记或者



作文本上,那样老师会给她打零分,或者在班上公开取笑她。同学们都是随风倒的墙头草,一个个既现实又势利眼,虽然有人认为时间过得太慢,也不肯附和她说句公道话,大家都跟着老师作应声虫。其实老师的感觉又何尝和她不同呢?当老师盼望发薪水的时候,巴不得快到月底!

房里好闷!一股热气,窗帘拉拢,不通风。妈和邱妈妈大约谈的话太多吧?制造的尽是碳酸气,晚饭吃过不久,饭菜的油膩还弥漫未去,一定又吃韭菜了,又酸又臭。妈是北方人,喜欢吃韭菜还有大蒜,这家人只有她不吃,自然生长于浙江的爸爸也不吃。她实在不懂一个不吃韭菜和大蒜的人,怎么能和一个吃韭菜和大蒜的人睡在一起?她和二姐住在一间房,但各睡各的床,她的头靠窗,而且喜欢睡时开着窗。每当妈毫无禁忌地吃韭菜和大蒜时,她便想怪不得妈失去爸爸。不过接着她又对这项原因起了疑惑,为的是得到爸爸的那个女人也是吃韭菜和大蒜的北方人。

稚白进来以后虽然皱了皱鼻子,却没有把不满说出来。如果她说房里空气不佳,妈会立刻反骂一句:你属狗的吗?鼻子比别人尖!真的,妈妈和邱妈妈都很欣赏房里的空气,在旁边看电视的小声白也没有表示异议,自然会归咎于她不正常。

她希望就此回到自己房里,她的窗正对着前院的草地,空气清新,自从锦白交了男朋友以后,经常使用香水,一出一进给房里留下幽幽的香味。稚白也想搽一点,只是锦白像个吝啬鬼,不但拒绝,而且防贼似地藏了起来,真小气!



即使没有香水可搽,换件衣服也好,这身学校制服难看不说,背上已被汗沾住了。

可惜妈不肯放过她,尽管她的脚步既快又轻,仍然被叫住:“稚白。”

稚白不得不站住,只是妈一人打量她还无所谓,邱妈妈也在注意她。邱妈妈架了副黑边眼镜,脸又瘦小,活像个猫头鹰。真不知猫头鹰有什么可爱的,还是前世修来的福气?邱伯伯很宠爱她,每次出海回来都带给她不少东西。妈总是怨叹爸爸从来不买什么给她。变心以前也没有买过,如果妈埋怨,爸爸就会慢吞吞地说:“钱都交给你了,你不会买吗?”于是又引起妈更多的埋怨,嫌家里开销大,钱不够花。稚白对家里的开销没有研究的兴趣,只觉得妈言过其实,主要是妈小气。说妈小气并没有冤枉她,不过她的小气包括对自己。妈很少进理发馆,也很少制新衣,光光滑滑的发髻是自己梳的。妈和邱妈妈坐在一起,妈虽然家常打扮,但比全身舶来品的邱妈妈耐端详。妈年轻时是漂亮人物,此话不假,即使到今天,仍然有一番风韵,只要不开口作泥菩萨。一开口就显得婆婆妈妈的有点俗气。

陆太太偏偏不了解女儿的心理,冲着她大开其口:

“现在才回来!疯到哪里去了?”

妈虽受过大学教育,用字却不文雅,什么疯呀,死呀,鬼呀,贱呀,常挂在嘴上。大约有邱妈妈在一旁,妈才收敛一点,否则话更难听,脸色更难看。

“同学家。”稚白不得已才回答的,如果不是怕引起妈发脾气,她才不愿理呢!现在才回来?能不回来的话,现在她也不愿回来,甚至永远不回来。妈只顾责备她,也不



替她着想一下，哪一次进门给她过好脸色？总要找几句话训训她，好像只有训人才能消气似的。爸爸从不这样，爸爸的态度虽然冷峻，但是从来无缘无故乱吼人。

“吃过晚饭没有？稚白。”

这就是邱妈妈可爱的地方，懂得体恤人，妈才不理睬这一套，不等她回答便说：

“管她呢！那么大的人了，反正不会饿死。这么多孩子，凡事我都要操心，早就没命了！”

稚白局促地站在那里，觉得妈这样表现在邱妈妈眼里对她很没有面子。

妈却丝毫不觉得没有面子，反而为她的表现而觉得没有面子：

“越大越不懂礼貌，叫邱妈妈没有？”

“叫什么？”邱妈妈立刻打圆场：“天天见面。”

“到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，让王妈给你弄弄。”

得到妈施舍般的命令，稚白急忙找台阶下，就因为邱妈妈在座，走前她还故意逞强说：

“我不要吃。”

她的脚步很迅速，但仍然听见邱妈妈压低声音对妈提出劝告：

“稚白挺乖的，别总骂她。”

“乖！”妈哼着，无论说什么话都不能忍受把声音压低的委屈：“阳奉阴违，一肚子主意。”

“我很喜欢稚白，”邱妈妈赞美别人倒很慷慨：“看她长得多好呀！皮肤油嫩油嫩的，笑起来真逗人爱。”

“还逗人爱呢！净惹我生气。长得像样有什么用？一天玩到晚，不知道用功！今天星期六，下午没有课，不



见人影。”

稚白在自己房里撇撇嘴，你不是说眼不见心不烦吗？早回来作什么？

“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锦白说去看电影，老四老五在学校补习，无论出出进进都要说一声，就是稚白像无定向风一样，不回来吃饭也不打个电话，在家讨你的厌，不在家又让你担心，谁知道她都在鬼混什么？”妈又叹了口气：“只好睁个眼闭个眼，不认真，要不然呀真会短命。”

稚白向自己耸肩一笑，妈今年四十八了吧？已经这么老还说短命，自以为年轻得很，真是可笑极了！

“现在的女孩都是这样，和男孩子差不多野，女同学一起玩玩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怕交上男朋友就麻烦了。”

“稚白才十六岁，交男朋友还早，锦白倒是有男朋友了。真巴不得她们一个个快嫁出去！熬到小声白也大学毕业，我撒手归西也放心了。”

听到这里稚白更加不耐烦，妈总是死呀活的。最初她也曾怀过惟恐失去妈妈的忧惧，习惯以后，她反而觉得妈妈常提死活很多余，好像无病呻吟，又像要挟谁似的。死，每个人都有这一天，有什么稀奇？稚白忽然发现越怕死的人，越把死挂在口头上。像她，今天连明天是不是还活着都不会担心，而妈天天喊着要死，却计划到声白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声白今年不过九岁，再过十年，恐怕她都变成老太婆了，何况妈？

换好衣服，稚白到洗澡房擦了一把脸，顿然凉爽不少。呼吸平和汗已消，才感到胃空空的，不觉向厨房走去。



稚白没有说假话，她确实在梁华元家吃过晚饭。只是作客和作主人不同，她和梁华元很熟，但是和她的爸妈不熟。梁妈妈如果和妈交上朋友就好了，旗鼓相当，你一句我一句绝不会冷场。梁妈妈东问西问的，虽然是些普通的问题，也颇令她受拘束。还是梁伯伯好，人矮小，却很庄严。生长在姊妹众多的家庭，她几乎排斥所有的同性，而对异性怀着好感。声白除外，因为声白太受宠爱。

王妈在洗衣服。大凡没有知识的人，思考的时间少，嘴却不愿闲着，免得寂寞。只有妈虽有知识却表现得像没有知识。不知是妈影响了王妈，还是王妈影响了妈，主仆二人的话都是既多又杂，声音来得又大。王妈更喜欢埋天怨地。稚白那声“王妈洗衣服呀？”的关怀只不过想取悦于她，好让她为自己效劳，不料由此引起她的牢骚：“不洗衣服行吗？一个人侍候七八个人，早晨忙不过来，不晚上洗怎么办？你们当小姐的就知道饿了跑厨房，晚了跳上床，谁像你们那么有福气！”

王妈的嘴连珠炮一样，稚白对妈可以容忍，对一个下人她才不客气呢！不等她说完便接过去：“什么七八个人？你再算算看？”

王妈那老骨头绝不肯对她眼看着长大的女孩服输，她翻着小眼睛，虽然她想起大小姐已嫁出去，想到先生没回来的日子，但她偏偏找理由：

“你以为我算错了？只会多不会少，哪天不添一两个客人吃饭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今天有什么客人？”稚白一面拉纱橱，一面问。

“石先生。”

“哪个石先生？”



“别乱翻了，剩菜剩饭在冰箱里呢！吃饭的时候不回来，现在像饿狼一样。”王妈和妈一样，言语恶毒而心肠慈悲：“等我把这两件衣服搓出来，给你热热吃。”

“算了，我自己去。”稚白连她搓一件衣服也等不及，不过转身的时候，她又问：“王妈，哪一个石先生来吃饭了？”

“哎呀，就是你们的石小叔。”

“石小叔？他什么时候从东京回来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王妈望着她的背影喊着：“喂！三小姐，剩菜剩饭不要乱搅和，明天还当早点吃呢！”

稚白走得很快，虽然王妈声震屋瓦，装作没有听见，王妈也拿她没办法。

2 但是对于妈，她便不能装聋作哑了。
“稚白。”

“嗯？”她情绪低落地抬起了头，因为她已警觉到妈的声音不带善意了。

“洗澡间的灯是不是你开的？为什么不关上？”

“忘了。”

“你倒忘不了吃。房间的灯也不关，看你一人要费多少电？”妈走到餐厅来，向悬在中央的有三个灯泡的吊灯望了一眼。灯太亮，有时把餐桌上的鱼和肉照得很惨淡，现在妈的脸色照得也很惨淡，妈远看还可以，只是灯光无情，何况妈自己要暴露弱点，嘴角向下撇着，人家说她笑起来像妈，果真如此，她要怀疑她的可爱笑容是不是可怕了？

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妈的视线转移了目标。

“冲牛奶。”稚白慢吞吞地说。妈明明在注意她的动作，却仍然要多余地问一声。这声问话却有它的效果，本来她还想多挖一茶匙的，却胆怯地及时而止了。

由稚白那种慢吞吞的声音，陆太太想起陆涛然来。刚吃过剩饭，答话时仍有气无力的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冲一杯牛奶喝，本来也不算过错，但陆太太一气，连把对丈夫的积怨一起发泄出来：

“早晨一杯，晚上一杯，一罐牛奶两天就折腾完了。你以为买奶粉是给你喝的吗？声白身体弱，丽白补习得面黄肌瘦的。你凭什么补养？”

“人家外国人把牛奶当水喝。”稚白并不介意妈的责备，反而把眉一扬，一派淡然。

陆太太就不能忍受她那派酷似陆涛然的淡然，不过涛然的淡然更淡，说话时五官都不移动，若不是不可能，大约嘴唇也不动。

“外国！外国什么都是好的，可惜你做了中国人。”陆太太狠狠地瞪了稚白的背影一眼：“死丫头！连奶粉罐也不盖好，透了空气就一团一团的了。”

“你不是说两天一罐吗？不会成团就折腾完了。”

陆太太听到风凉话想回骂一番的，却见她已扭着走进自己的房里。

陆太太原可以追过去的，竟一时呆怔起来，由稚白的背影得到一些以前未曾有的感觉，她忽然发现那背影有了明显的曲线。稚白的臀部虽然仍瘦小，肩膀却很圆润，而且腰部纤细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摆的，虽然是故意的，却也有几分俊俏。陆太太不觉怅然若失，女儿的长成，正表



示她的衰老,女儿多了些什么,也就是她少了些什么。自然这种感觉并非始自今日,在韵白及锦白身上,她都这样感到过,所不同的只是她一直把稚白当作一个幼稚的孩子,三年中间,她认为太多的事在改变。但她又认为有些事没有改变。是受困扰无暇自顾的关系,她疏忽了对孩子的注意力,除去最小的儿子及女儿以外,其他的,她几乎不闻不问,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当她痛恨涛然的时候,她也附带痛恨孩子,好像他们应该负责她所遭遇的不幸。她只知道三年来她受的苦至深,没有想到三年之中稚白像幼苗一样,虽未经培育和灌溉,却靠着天然的阳光与雨量发出许多新枝,眼看就要浓密成荫了。

不,还早!陆太太吸了口气,才上高一,等到读大学还有好几年呢!陆太太这样想,仿佛借此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,孩子们慢一步长大,自己也可以慢一步老去。以稚白的学业成绩,能不能考取大学很有问题。稚白的聪明在六个孩子里面是不可否认的,无论什么事只要她肯做,她便会做,可惜她太懒惰,太贪玩。韵白有着涛然的沉静,在涛然的熏陶下,读书肯按部就班;锦白读初中时还上进,高中就走下坡了;稚白小学阶段也名列前茅,总之陆家有变故,如同在风雨中摇曳的树枝一样,鸟雀怀着危在旦夕的惊栗,无法在巢中得到安栖。

送走邱太太已有了一阵了,却又想起邱太太刚才劝她的话,说稚白乖,那是不够了解,但下面那句“别总骂她”值得考虑,稚白的背影使她产生一种警惕,她在默默自问:是不是应该给她保留一点面子?

陆太太关上灯,蹑蹑走到电视旁边,和小儿子一起看